

法国一九八五年度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孽 缘

〔法〕扬·盖菲莱克



法国一九八五年度
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孽缘

[法]扬·盖菲莱克 著
苏泽祥 范辰华 译

作家出版社

LES NOCES BARBARES

YANN QUEFÉLEC

GALLIMARD 1985

尊 缘

作者：〔法〕扬·盖菲莱克

译者：苏泽祥 范辰华

责任编辑：关正文

责任校对：彭卓民 马云燕

封面设计：关正文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197千

版次：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26—5/I·25

统一书号：10248·0213

印数：0001—50,000册

定价：2.05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部

水渐渐凉了。尼科尔水淋淋地走出浴缸，拽下一条毛巾长时间地擦着身子。乡村的芬芳气息和面包房的香味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阵阵使她感到快慰的倦怠。她偷偷穿上妈妈的黑皮鞋，噘着嘴尝试着走了几步。有点大。她在椭圆型的镜前端详着自己。笑了。芳龄十三，马上就要跨入人生的第十四个年头，而她看去竟完全象一个亭亭玉立的十八岁少女。成熟的身段，红润的嘴唇，蓝宝石似的杏眼，还有那红宝石似的长长秀发，竟象一团火燃烧在她的肩头。她每天都要花上一个小时来征服这团烈火。

下面，门响了一下。妈妈刚刚出去。她和爸爸不到午夜干不完面包房里的活。想到自己的恶作剧，她不由一阵心跳。星期天，神圣的时刻。她明天就去忏悔。仅此而已！去忏悔什么呢？……她不会撒谎。她今晚要在堂姐南奈特那里过夜，一点不错。伯纳德外出，堂姐未免太孤单。

显而易见，在这之前她还要有个约会……

即使对南奈特，她也撒了谎。噢，不要这么凶神恶煞

地……那是在一家巴黎人举行的生日庆祝会上，她作为孩子接受了人家的邀请去参加，就在那里遇到了威尔——就是人们所说的阿扎哈克军营的美国人。他也应邀参加庆祝会，并在午夜之前送她回家。这些，她已经坦白过了。

尼科尔打了个哈欠。一想到威尔就觉得心里舒服。他那对绿眼睛里似乎滚动着金黄色的花粉。在想入非非的时候，最好能有个思想准备。威尔七月十四日应邀出席舞会，在多姿灯笼节上起步助兴。他跳的是慢狐步舞——“世界上最美的探戈舞”。一个夜晚，威尔在沙丘上第一次同她接吻。风吹得他们身后的松树飒飒作响。温柔的夜，星星和灯塔在大海上眨着眼睛。

感情总是向美好的方面流动。熬夜不会感到炎热。她已在阁楼的床垫上睡过一觉。想着，她忽又意识到自己应该早点准备好。察看自己红润的嘴唇时，她发觉妈妈用过的口红管扔在垃圾箱里。好运气！在寄宿学校里，为了能染上点红色，必须把湿润的双唇紧贴在糊墙纸的大丽菊图案上才行。这一新发现象灯塔之光，使她睡意顿消，立刻动手装扮起来。喷洒带有甘草气味的香水，用柠檬放大瞳孔，根据南奈特的配方用木炭擦牙齿。最后，她把熨过的绣花连衣裙领子上浆。衣服是白色的，袒肩露胸。

那以前，她在舍纳尔酒吧就和威尔见过面。酒吧临近港口，下午可以在里边跳舞。那是两个多月前发生在圣·让的事情了。父母还以为她去了海滩。我是一名美国士兵，一个舵手。我可以坐在你这里吗？他的头发非常黑，笼而

绕之地背向后面。她正在吃柠檬冰糕。他要了一杯啤酒。他笑笑，直勾勾地盯着她，根本不去理会近在咫尺的玛丽·休，玛丽十分恼怒。他说，“你太漂亮了，我们做个朋友好吗？”那绿眼睛瞅得人心里发毛。她含混地说，“天不早了，我必须回家了。”威尔用吉普车送了她回面包房一半的路程。仅仅事隔一天之后他就拥抱并吻了她。

此后的一周，他来到店铺，并进了面包房。他每隔两天来一次，为海边的阿扎哈克军营提取一百多条面包，而且每次都踩着点儿来——正好在店铺关门之前。每隔两天他就无可非议并且喜气洋洋地往吉普车里装面包，仿佛那能触动他的幸运之神。他同布朗夏尔太太闲聊，和善地逗弄尼科尔，还进面包作坊向人们问好，一点点地发展到了能时常留下来吃晚饭的地步。尼科尔本人也因此有权送他到大路边，在大路的高处凝视那在夕阳中渐渐明亮起来的灯塔。她的父母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令人愉快、充满兄弟情意的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会在那里充满情欲地吻他们那尚未完全走出孩提时代的女儿。

这叫做爱情，这叫做恋爱，这就是美国法国爱情的混合物。他们在沙滩上描出曲线，把他们的姓氏连在一起，眼睛对视着，他说，“别害怕，过来靠紧我。”尼科尔惊慌失措地看着那双大手，“不，威尔。我起过誓，结婚前不能。”一个晚上，他神经质地、几乎是恶狠狠地说出了她所担心的话：“一切都结束了，心爱的。我星期一上午就要动身回美国，不过还有两天的时间。我要结婚，心肝儿，和你结婚。”

她又撒了谎：“我太小了……我刚刚十五岁——这没关系，我以后去找你。”

尼科尔整个晚上泪水不干。还有什么比威尔的离开更可怕呢？威尔是她终身相托的人。这一切都是因为撤消美军基地而造成的，多蠢的事！不过，他已发了誓要娶她……那第二天，他带着鲜花和汽酒来同布朗夏尔一家告别。“我要同太太，还有先生说话。”作为面包商的父亲带着一身面粉来到商店后面。“我想说，不过用法语说起来有些困难。”他在密执安^①有一个农场，离大湖不远，在那里不得不拼命干活，但有些季节仍会颗粒无收，或是牲畜病倒，或是飞禽毁了庄稼。最终什么都完了，只好参军。他现在惟一的想家就是回家乡去。他打算结婚，希望过些时候能娶尼科尔为妻。父母亲看上去目瞪口呆，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尼科尔的脸色顿时变得象晾干在墙头的红辣椒。布朗夏尔太太再三再四地考虑着。女儿太小，简直就还是一个孩子，但嫁给一个美国人……这么富有，嗯，要留点神！……爸爸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竟说出了内心的话：“嗨嗨……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还是小心为妙。”

妈妈少气无力地打开一包饼干。爸爸妈妈同威尔用汽酒干杯。尼科尔的杯中只剩了个底儿，她随后换了一杯柠檬苏打。

^① 美国的一个州名。

——译者注

晚餐后，一对年轻人前去最后一次眺望灯塔。尼科尔无所不知。“那边是圣·尼古拉，远处的红色是科尔迪万……再那边闪光的是沉船浮标。”但这个晚上，那人的心思不在这上面。一双大手伸向她的腰部。她应该奋力脱开这双手，还有那使她荡魄销魂的亲吻。“明天，亲爱的，明天是告别之夜。我的营房里有一场欢宴，你想来吗？”“我不知道，威尔。我必须对妈妈说一下。”“不，尤其不能对她说什么。我九点到这儿找你。下一年，人们就会在我的农场上把你我撮合在一起……”



妈妈为什么要把香水锁起来？这可真够让人气恼的。台子上没有，只有全家合用的装在椭圆形瓶子里的洗发液，香兰爽身粉和发膏。此外还有烧碱和爸爸每日必用的那种闻上去不错的东西——一种稀释的茉莉香精与酒精的混合物。她把鼻子凑了过去。有点冲，但擦在皮肤上也许能行……往耳后涂了点之后，她就开始全身涂抹，连脚底板和手绢等物也没放过。瓶子放回去的时候已空了一半。她看着里面残存的那点茉莉香水，吓呆了。

下面的时钟响了。八点一刻。绝不能再拖拉了。下面要做的事情也并不轻松，要从她那早已为数众多的衣服中选出一件最优美、最合乎礼仪的也得费番时光。要选一件合身的连衣裙可不能性急。裙子差不多正好，长短合适，穿在身上看上去很不错。威尔将会自豪地把她介绍给他的

朋友们。她还要不声不响地把妈妈的小包借来——那看上去就更加出类拔萃了。

出院子时没碰到什么人，于是她就急匆匆地沿着那显然无人的面包作坊走了过去。太阳仍旧挺高，风都是热的。她从地里穿出去，跃过篱笆，从而避开总在窥伺她的西蒙娜和玛丽·休。自从在海滩恋上美国舵手之后，这两个小泼妇就同她闹上了别扭。现在她都谈到结婚的事了。一定要小心，别让她们急红了眼！“我会从密执安给你写信的。”她早已得到了这样的保证。

尼科尔的心跳加快了。她在十字路口边的阴凉处停了下来。她从妈妈的小包里拿出口红，最后化妆了一番。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掉了下去，摔出了一道裂缝。

威尔早已到了。他正坐在吉普车里，以一种邪恶的神情看着她，未就连衣裙说一个字，也没有一句问候的话。尼科尔发现他膝边有一个瓶子。

“今天晚上，”他象疯子似地喊着开动了车，“是庆祝的日子！”

他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拼命疾驶，越过水坑，擦松树边而过，明知前面是沙丘却还冲上去，而且还哈哈大笑。

“哎，威尔，你喝醉了！”尼科尔惊惧地叫着。

马达吼叫着，泥浆飞起。这震颤会弄脏弄坏她那漂亮的连衣裙。她紧紧地抓着座位央求道：

“慢一点，威尔，开慢点！”

“不，还要快点，亲爱的，还要快点。”那人指着西天

的一片黑云说。他松开方向盘，抓起酒瓶，对着瓶口喝了起来。

他们到达的时候，远方将临的一场暴风雨驱走了大地上的热气。一个模样可笑的传令兵打开路障让他们过去，然后仰头看看天空，接着便缩进室内躲避那转瞬即至的大雨。

现在交代几句有关农场或理想国乐园之事。乐园的描绘者威廉·史内德要在布洪克斯的停车场上放夜哨。军需部负责人因他揩公家油而大发雷霆。他妻子以洗布垫子谋生。他们的儿子特里已经两岁。



所谓的阿扎哈克营地是指建在带铁蒺藜的栅栏内的几座木板房。它们面向大海，其中还有一架雷达天线，一根悬挂美国国旗的旗杆。崖壁边上有个鸡窝，咯咯之声不绝于耳。大部分人马已于前夜被遣返回国，只留下几个同法国的供货商审核最终帐目的人。

“这就是我的房间……”

他们走进一个朝向大海的方方正正的房间。地面和墙壁的材料都是粗制木板，屋顶也被海风吹得不住地晃动。地上，圆形木架托着一个煤气炉，上面架着一个暖锅。铁丝上晾着汗衫和三角短裤，几个啤酒箱从侧面包围着灰色的铁制衣橱，天棚上搭拉下来一个光秃秃的灯泡，被烟头

烧出条条痕迹的树脂桌面上推着散乱的啤酒瓶子，旁边的炮弹箱在发挥着凳子的作用。外面不时传来海浪冲击峭壁的声音。

威尔打开身边的唱机，原本就在上面的唱片尽是弗兰克·西纳特哈那些悲切切的歌曲。

绿色的眼睛贪婪地扫视着未成年的姑娘，满腔欲望暴露无遗，姑娘却浑然不觉。随着一声流氓腔调的口哨，暴风雨开始了。夕阳的最后一束光线映在窗子底部，接着便从那火一样的头发上消失了。

“坐下，亲爱的，不要怕。”

尼科尔吃了一惊。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炮弹箱前面，为她那早已被弄皱的连衣裙担心。

“坐在床上。要干的事必须在床上进行，亲爱的。你渴吗？”

“不，威尔，谢谢……你的朋友呢？他们怎么不来？”

在床的一端坐下之后，她惊恐地发现墙上贴着裸体女人画。

“我的朋友一会儿就来，心肝儿。这是好日子么！他们全都会来。”

威尔从酒箱里抽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咕咚咕咚地一口气喝下去好多。

“呵，不！威尔，你不能再喝了！”

“不，我要喝，你也一样，心肝儿。你要和我一块儿喝！”

他晃动着瓶子，脸上出现了猥亵的笑容。

“然后，人家就把我们撮合在一起。你怕吗？”

他用足力气抱住她，唾沫星子喷了她满脸，眼珠子都红了。

“喝！”他命令。

他突然抓住她的脖颈，要她嘴对着瓶口喝。过度的惊慌、愤怒和恐惧使她不知所措，大量的酒洒在裙子上。她尖叫着奔向门口，刚刚抓到门把就被他从后面拽住了头发。他全力把她拖回去按在床上。连衣裙被拉到了肚脐以上。她加大了嗓门叫喊着。他抽了她一记耳光。“你必须住嘴，而且一定要喝酒。”他从头到脚都散发着威士忌味道。万分惊恐之下，她便竭力抓挠并躲避。“你必须停止叫喊，否则……”他打开了打火机。看到流淌着威士忌的头发燃烧起来，尼科尔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威尔冷笑一声，用空着的一只手摸摸被吓僵了的身体。“你的裤衩都湿了，亲爱的，”他眨着眼肉麻地低声说。“我把它带到纽约去……当作一件礼物。”“脱掉你的裤衩！”

耻辱使她的身体变硬了。她没动。

“脱下来！”他雷鸣般地吼着，拽下一缕被烤焦的红发。

见小女孩被制服了，他心满意足地笑着恢复了正常呼吸。他拽下一只她的黑皮鞋，在灯光下摆弄了一阵子，然后随手扔在旅行箱里。

“现在，我们可以热乎一番了，心肝儿。我的妻子就总愿意热乎乎的。”

他从衣橱里又抽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用嘴巴咬开了瓶塞。她企图再一次逃跑，但由于恐惧而摇摇晃晃地摔倒在地，并擦伤了膝盖。他站起来看看摔倒的她，然后便喘息着踹了她几脚。他紧绷着嘴，粗暴地强迫她喝酒。见她双唇紧闭，他就毫不留情地用瓶口去磕她的牙齿。

“不，威尔，不！”她还能呻吟着求告。不过这是那天晚上她在那里说的最后几个字。早已解开工作服纽扣的家伙根本不理睬她疼痛的呼喊和啜泣，又朝她一击。他享受的时刻尚未到来，于是就百般辱骂并殴打她。尼科尔在他身底下呻吟着。她变得软绵绵的，已没什么力气反抗，嘴角和身上开始出血。裤角扫着她软绵绵的身体，他又把她拖回床边。“法国小娘们！”他折回门口，朝着傍晚的暮色喊道，“来呵，伙伴们，她已经准备好了！”接着，他狂暴地原地转了个圈，撕扯掉敞着怀的工作服，喝了一大口苏格兰威士忌，又扑到她身上。

外面传来开关门的声音。从邻近的营房里走来阿尔多和山姆。他们原在边喝边等威尔的信号，此时便凑过来大饱眼福。

智利后裔的阿尔多是个大腹便便的巨人，而牧人之子山姆则是一个赤发的幼稚青年。

“他们就是我的朋友，”威尔说，“今晚是个大喜的日子，心肝儿。”

他把她拽起来，尼科尔呻吟着又要倒下去。脸上带着迟钝的笑容的山姆一手扶住她的腰部不让她跌倒，另一只

手则在她的裙子底下摸索着。威尔抓住绣花的裙褶，从上往下粗暴地一拉，扯断裙带，绷掉了扣子，只有袖子和领子还留在她身上。“完完全全象个足球，”他冷笑道。接着他狂叫一声，就象剥鱼皮一样扯掉连衣裙，使她在地上滚了一下。

室内一阵寂静。三个男子贪婪地斜视着瑟瑟发抖的猎物，仿佛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才得到这个裸体女孩子。搭扣已开的胸罩还斜吊在胸前，内裤的松紧带断了，妈妈的一只黑皮鞋被扔到了床下。她带着满脸的泪水自己立了起来，两臂交叉抱住胸部，靠向后面。

“太可爱了，”阿尔多用嘶哑的嗓门叫着，一只毛茸茸的大手轻轻擦过她那青肿的手臂，伸向碍眼的胸罩片。“太可爱了，”他说着解开腰带。“那边，”他指指桌子对山姆说。

他在堆着扑克牌和烟头的桌子边对她施暴。她半躺着，他直立着。一阵生理反射使她开始反抗，晃着头企图咬他。他狂喜地叫着，“对，来呀，姑娘，就这样。”每当她张开嘴，威尔就往里灌威士忌。他还不时让她瞧那一绺被燎糊的头发。

在谁先来的问题上他们曾嚷个不停，争夺着毁坏少女贞洁的特权。阿尔多捷足先登，象抓一匹倔强的小母马的马鬃一样揪住了她的头发。他大汗淋漓，光油油的胸前生着一丛丛黑毛，带耶稣受难像的金十字架象钟摆一样在硬挺挺的黑毛丛中摇晃着，大颗大颗的汗珠破碎在昏厥的女孩子身上。山姆是猥亵场面的观看者。开始之后，当那两

个退下去喝酒并喘息时，他立刻疯狂地过去接上班。不久，兴奋不已的他只好退下来，羡慕地看着又向蹂躏少女发起冲锋的智利人。那人总采取立式，得意万分地直着身子对着桌子，就象把少女钉在上面一样，似乎要永远钉下去。威尔给尼科尔灌啤酒，并就他俩的姿势大呼小叫地说象“三明治”。

“睡吧，我的孩子，”阿尔多说。“我们累了。”他抓起尼科尔的手臂和腰部，远远地把她扔到营帐内的床上。接着，他收拢散乱的纸牌，然后，虽说天已不早，他还是到桌边坐下，穿上裤子。

威尔仰翻在一个堆满乱七八糟的瓶子的角落里。喔喔的鸡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他也开始低沉地嘟囔。“这该死的公鸡。”他拍拍自己的前额，居然还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接着，他就一丝不挂地走出木板房。

一分钟之后，他抓着一只小动物走进来——一只被抓住翅膀的狂怒的公鸡。它的两只爪子拼命地蹬着，尽管被一只凶恶的手掐断了脖子，仍在喔喔乱啼。“别！”见他要把鸡放在一动不动地横躺在床上的尼科尔身上，阿尔多便上前拦阻。威尔一转身躲开他，从容不迫地提着那只小禽，看着它那粉红色的嘴巴以及剩下了一半的鸡冠，等脖子流出的血完全染红它的嘴巴时才放开手。接着他又拿起一个小锅走向外面。这次拿来了鸡蛋。他用拇指捅破鸡蛋，撒在尼科尔的乳峰之间。阿尔多和他一起，默默地从一个无柄的锅里往外拿着鸡蛋，在尼科尔的身上摊了一长溜。那